

上帝，別記著我的罪！——米開朗基羅之「末日審判」

洪劭涵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學生

E-Mail:dusoir@direct168.com

我是雕刻家，不是畫家！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出生於義大利亞平寧山區的卡普雷塞村（Caprese），父親曾任卡普雷塞地方官。他自小即熱愛雕塑，但起初遭到長輩們的反對，他們認為身為卡諾薩公爵的後裔，不該從事這種體力勞動。後來他們才漸漸允許米開朗基羅學美術。1488年，他被送到當時佛羅倫斯最好的畫家吉蘭達約（Domenico Ghirlandaio）的工作室學畫，習得了早期文藝復興的技術。一年之後，他進入了羅倫佐·梅第奇（Laurenzo Medici）宮廷內的免費美術學校，受到當時最先進的人文主義思想的薰陶。

和同為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那位討人喜愛的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相比，米開朗基羅的人緣可算是遭透了。他的性格熱情激動，對人對自己都要求嚴格，不僅睥睨同時代的人，還以自己的貴族出身自豪，這導致了他總是和人發生爭執與摩擦。也曾經就因為這副脾氣，招來別人對他憤怒的一拳，這拳打歪了鼻樑骨，以致於他終身破相。同時代的人們稱他是「崇高而令人畏懼」（terribilita），有著令人敬畏、不敢親近的威嚴。

他和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一樣，堪稱為文藝復興時期多才多藝的藝術家，儘管身兼建築師、雕塑家、畫家、詩人與工程師這些身分，他仍宣稱自己主要是個雕刻家。人們在他的筆記中發現他這樣寫到：「繪畫是月亮，雕刻是太陽；繪畫是僕人，雕刻是主人，我鄙視繪畫——因為我是雕刻家，不是畫家——我甚至不懂得繪畫！」顯然他以為雕刻家比畫家更為優越；或許我們也能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立體的雕刻相較於平面的繪畫，前者似乎更接近於上帝創造的三度空間人類實體形象。

在創作上，米開朗基羅和同時代的藝術家有著不同的堅持。當時的美術家依靠準確的數學運算，來追求並保證一種「美」的比例，然而他卻相信，最適當的度量和比例判斷藏在自己的眼中，創作應該以敏銳的視覺來進行，不應該受到任何事物的約束。於是，他的作品不再追求對稱、均衡、穩固厚重，脫離了「完美」和「典型」後，呈現的是一種張力、具表現性、崇高雄渾的風格；甚至有藝術史學者認為他預示了巴洛克（Baroque）風的到來。這種風格在《末日審判》（The Last Judgment）中更是表現無疑。

與西斯廷的不解之緣

1508 年的春天，米開朗基羅被教皇召去羅馬，強迫他以壁畫裝飾西斯廷禮拜堂(Cappella Sistina)的天頂，這是他第一度為這個小教堂作壁畫。西斯廷禮拜堂是聖彼得大教堂群中的一個封閉廳堂，殿內高 20.7 米、長 40.5 米、寬 13.3 米，此名是為了紀念已故的西克斯圖斯四世教皇(Sixtus IV)。我們差不多可以想見以雕刻家自居的米開朗基羅竟然必須捨棄先前的朱力阿斯二世(Julius II)陵墓建造工程，轉而從事他所輕視的繪畫，心裡必定是百般不願意。因此在開工之日，他憤怒地寫下了：「1508 年 5 月 10 日，我，雕刻家米開朗基羅，開始作西斯廷的壁畫。」直到 1512 年，漫長的四個寒暑間，他都必須躺在 18 米高的架子上，艱苦地仰面朝天工作，並以他不太熟捻的濕壁畫(Fresco)來創作。最後，他依據聖經描畫了 9 幅創世紀的主題故事(圖 1)，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創造亞當》。據說當他完成工作後，脖子早僵硬的無法恢復姿勢，連看信都得將之高高舉著。

過了 20 幾年後，米開朗基羅又被召回到西斯廷禮拜堂畫壁畫，原本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希望畫一幅《耶穌復活》，來遮蓋之前由拉斐爾的老師佩魯吉諾(Perugino)繪製的幾幅壁畫。但教皇於 1534 年秋天突然辭世，繼任的保羅三世(Paul III)則轉而決定壁畫內容為《末日審判》，這樣的題材其實比較能反映羅馬經 1527 年的大掠奪之後，瀰漫在社會上晦暗不安的氣氛；當然很可能也體現了畫家本身的信仰危機。於是米開朗基羅又用了 6 年零 5 個月(1535-1541)的時間創作這 20 米高的巨幅壁畫，在辛苦的作畫歷程中，還曾從架上摔下，跌斷了腳

天堂、煉獄與地獄的末日景況

《末日審判》的題材，不少中世紀畫家都曾畫過。先前畫作中的構圖與人物造形多半依照封建等級觀念來處理，基督、聖母以及諸門徒被莊重的安排於天國寶座之上，相對於其下的人間、地獄，層級清楚而分明，例如喬托(Ambrogio Bondone Giotto)的《末日審判》就呈現了這般穩定而明晰的氣質(圖 2)。然而，米開朗基羅在這裡又一次的破除前習，採用一種層次不分明的場景混合構圖，巨大的畫面中見不著寶座，沒有太多象徵社會階層的衣著裝扮，因為人們幾乎都是裸體的，特別是男性。在不久之後，教會中的反對革新派取得政權，認為這麼多的裸體表現乃是種褻瀆之舉，於是委任了米開朗基羅的學生達尼艾勒·達·伏泰拉(Daniele da Volterra)加上衣物以遮羞(圖 3、圖 4)，他這位技術普通的學生，也因而獲得了「穿褲子的伏泰拉」之綽號，而其餘一些被雇用來修復的人也被稱作「短褲製造者」(breeches-makers)。(註 1)

儘管層級不十分清晰，我們還是能夠大致看出畫面的四個空間。最上一層是兩個半月形構圖，畫了持有各種刑具的天使，一邊是耶穌受刑的刑柱，另一邊則是釘死耶穌的十字架(圖 5)。接著是畫面正中最清晰的圖層，這個刻意加大的威嚴形象即是耶穌(圖 6)，他高舉了右手正主持著審判，左手平持於胸前，面部向

左下方俯視，強烈的動勢似乎暗示他下一刻的動作，右手將決斷性地劈下，而眼光也將正視前方的所有觀者。這位基督沒有留著鬍子，他寬碩的臂膀與身軀顯得年輕而有力量。聖母似是溫柔地依偎在基督的右側，不忍逼視悲苦眾生。而環繞於周圍的是門徒都面向中心，形成了一個圈環狀的構圖。基督左邊的門徒各自拿著受害時的刑具，似乎向他訴說著所受的苦難。由於聖巴多羅繆（St Bartholomew）殉難時被剝了皮，於是畫面中以提著一副臭皮囊的方式表現，而皮上那張痛苦扭曲的臉則是米開朗基羅的自畫像（圖 7），這宛如一種古怪的署名方式。還有聖徒伯萊斯（St Blaise），正拿著曾將他身體鋸成爛布一團的利鋸；聖凱瑟琳（St Catherine）拿著曾把她輾死的帶有利刺的車輪；而聖塞巴斯坦（St Sébastien）則手持一束箭。這幅壁畫的中間部分，很顯然地取材自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 24 章第 30、31 節以及啟示錄上所闡述的末日景象：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風），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拿著七枝號的七位天使就預備要吹。第一位天使吹號，就有雹子與火攪著血丟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燒了。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彷彿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第四位天使吹號，日的三分之一，月的三分之一、星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黑夜也是這樣。…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第六位天使吹號，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出來…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第三層的 7 大天使也就如啟示錄所說的，當世界之始到世界的末了，吹響長管金喇叭喚醒已死的人們以宣佈審判開始，那時所有的人都要親身來到這大審判官面前，被天使長的聲音召喚、被神的號筒警醒。而天使手持的案卷展開了，這就是生命冊，所有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圖 8）。這一日的到來，「一切死了的人要從死裏復活，他們的靈魂要與他們以前活著的身體聯合；而活著的人，將從朽壞的變為不朽的。…右邊的義人許其上升天國，左邊的惡人加以叱責，叫他們入那永火的地獄。」因此，天使右邊為飛昇進入天堂的善人，死者復活後漂向空中，由天使幫助他們進入天國（圖 9），這些天使並沒有一般人印象中該有的翅膀，因為米開朗基羅認為翅膀會妨礙了最完美的人體造形。其左邊則是下墮地獄的惡人，這幾個罪人的象徵著天主教的七罪宗，即驕傲、慳吝、忿怒、貪心、嫉妒、懶惰、淫欲。其中一個惡人被魔鬼們抱著他的腰、拉他雙腳，還被毒龍纏繞身體並咬蝕著大腿，他一手掩面，露出一隻眼睛的神情寫滿了

恐怖、悔恨、悲哀、絕望……。 (圖 10)

最下一層則是晦暗的煉獄與地獄。繪製這幅畫之前，米開朗基羅看了許多同名之作，還參考了但丁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的《神曲》(La Divina commedia)，但他最終沒有採用身體受酷刑的恐怖畫面。我們可以從下方的冥河來看 (圖 11)，希臘神話中的冥河渡者卡隆 (Charon)，並不像《神曲》中描述的用槳來鞭打亡靈那樣殘酷，儘管他頭生雙角的黑暗身軀頗為駭人，並正揮動著槳來驅趕亡靈上船；而這些擁擠的惡人們想伺機逃逸，不料岸上仍有鬼卒阻擋著。依據《神曲》中的敘述，上帝雷殛撒旦後，撒旦由天上摔到地上，把地的一面跌成一個深廣的漏斗，那便是地獄的來由，也就是畫面右下方的大坑；而漏斗中的土往另一面射出並凝聚成山，這就形成了如同畫面左下方的土丘煉獄。煉獄的山頂可稱為地上的天國，淨化了靈魂便從那裡進入天堂。我們再看到右邊角落的那一位身纏巨蛇的巨人，那是希臘地府之王彌諾 (Minos)，儼然一副地獄的管理者姿態，據傳他的面貌取自教皇禦前典禮官拜雅加達且西那 (Biagio da Cesena)，此人對米開朗基羅的裸體繪畫向來有意見，畫家算是對他開了一個玩笑，然而當拜雅加達且西那看到畫作後，忍不住向教宗抱怨時，保羅三世卻答到：「我能管理的是天堂和人間，地獄不在我的支配範圍。」 (註 2)

上帝，別記著我的罪！

《末日審判》的主要色調是天空的淺灰藍以及充斥了整個畫面的人體膚色，其間穿插了橘色、綠色等較鮮豔的衣物色彩作綴飾。由於壁面接近祭壇，因此畫的表面被灰塵和蠟燭的煙薰染上了一層灰暗，乘載著近五百年的時間感與歷史感。整個禮拜堂的壁畫其實從 16 世紀以來就陸續修復，最近一次大規模而科學化的修復是從 1980 年開始，於 1994 年完工，壁畫已經恢復原來的光鮮色澤，而那些遮遮掩掩的纏布也被卸去，讓人終於能一窺原初面貌，也更能接近這位難以親近的巨匠了 (圖 12、圖 13)。

回到審判日的畫面中，這 200 多個形象各異的人體幾乎都處於運動狀態，無盡的能量與動勢似乎在畫面中不斷發酵、生成。米開朗基羅不用殘酷的景象來震懾人，而是以激昂崇高的場景撼動人心。他以誇張的手法來處理人物比例，由下而上是越畫越大，以此來克服透視上的問題，審判者和受難的使徒們不會因透視而顯的遙遠渺小，反而是清晰而迫近觀者的眼前，似乎正警示所有人：這一日，你將受到審判！也因此，教皇保羅三世在壁畫完工後，曾來到作品前面凝視一會兒，禁不住在令人畏懼的耶穌形象下跪落雙膝祈禱：上帝，審判之日千萬不要記著我的罪過！ (註 3)

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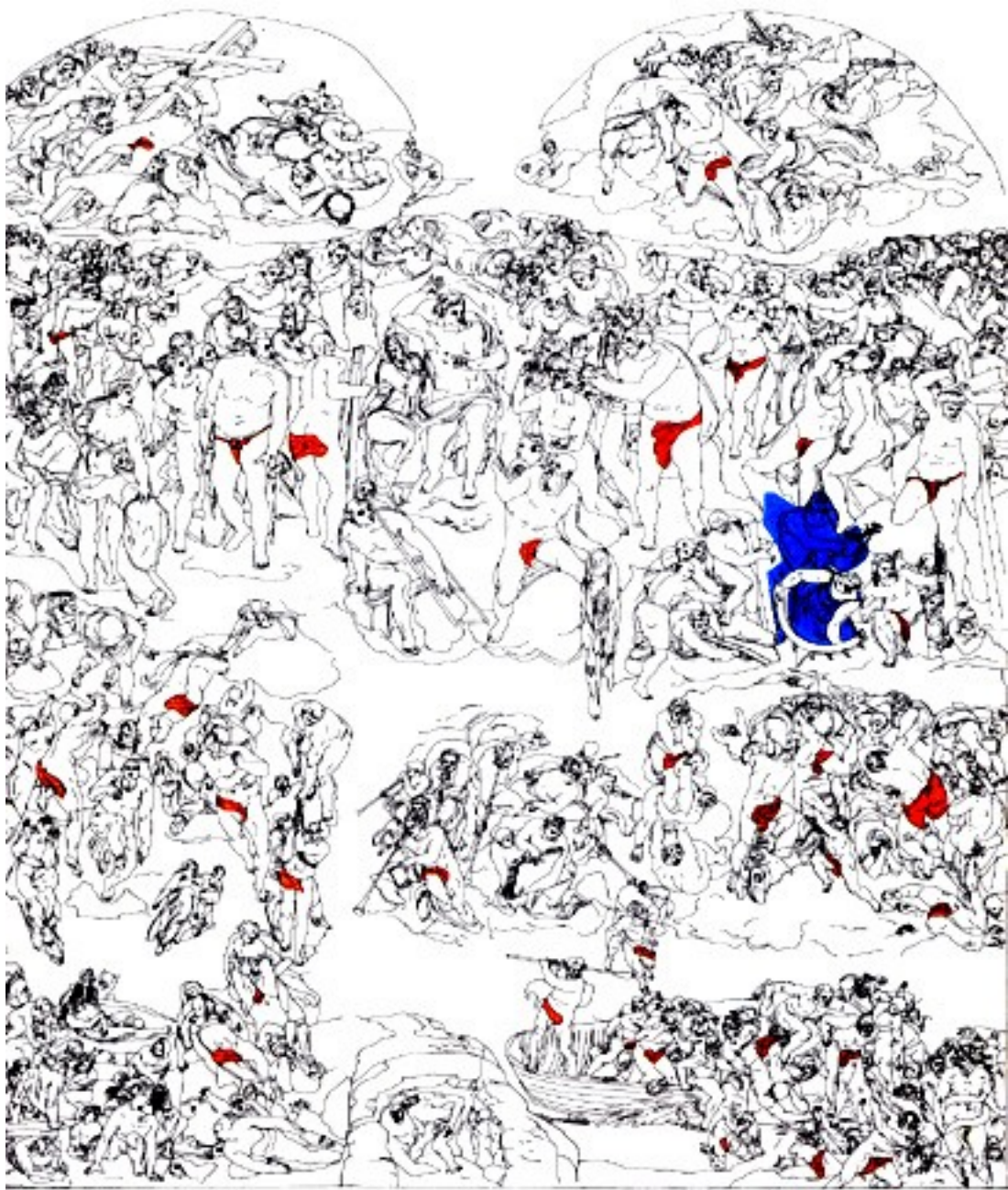
1. 西斯廷教堂的天頂畫



2. 喬托，末日審判，1306，濕壁畫，1000 x 840 cm



3. 《末日審判》於本世紀末修復前的狀況。



4. 近來學者發現壁畫上後來加上去的部分，並將之標出來。此圖出自 Carlo Pietrangeli, *"The Sistine Chapel: A Glorious Restoration,"* Abradale Press, 1994, p241.



5. 左邊半月形壁畫，天使們扛著十字架。



6. 畫面最顯著的耶穌形象。



7. 畫面右方的門徒們。



8. 啟示錄上所說的7個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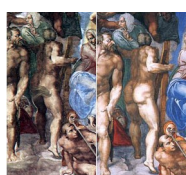
9. 畫面左下方由煉獄進入天國的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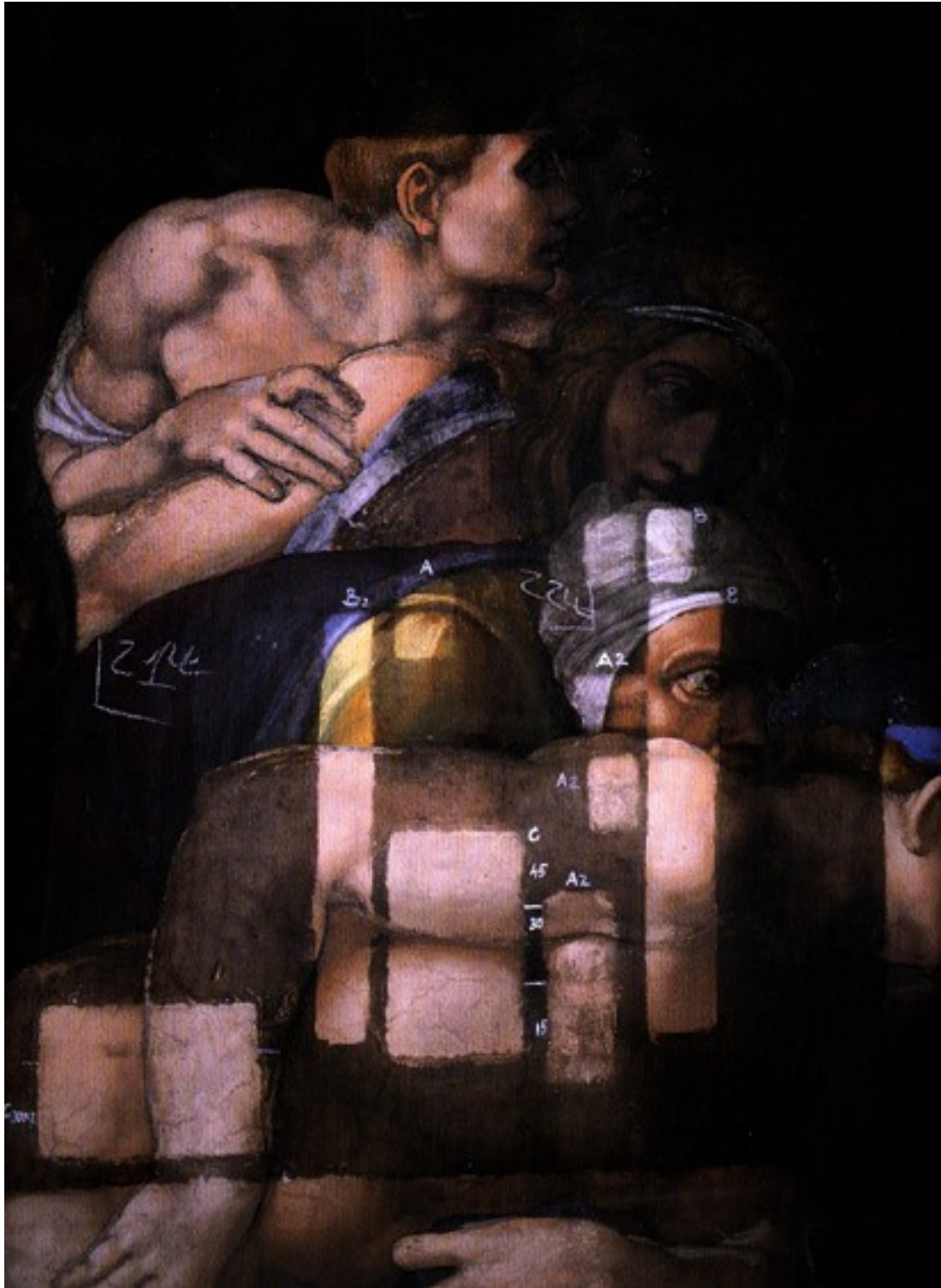
10. 畫面右下方正遭受審判的惡人。



11. 地獄的景況。



12. 修復前（左）與修復後（右）的比較。



13. 正在做修復溶劑的測試。此圖出自 Carlo Pietrangeli, “*The Sistine Chapel: A Glorious Restoration*,” Abradale Press, 1994, p237.

注釋

1. Linda Murray, “*Michelangelo*,” Thames and Hudson, 1985, p143.
2. Linda Murray, “*Michelangelo*,” Thames and Hudson, 1985, p144.
3. Linda Murray, “*Michelangelo*,” Thames and Hudson, 1985, p154.

參考書目

Carlo Pietrangeli, “*The Sistine Chapel: A Glorious Restoration*,”
Abradale Press, 1994.

Bernadine Ann Barnes , “*Michelangelo’s Last Judgment : The
Renaissance Response*,” Univ California Press, 1998.

Linda Murray, “*Michelangelo*,” Thames and Hudson, 1985.